道宗六書

函一

道德真經
先天道德經
文始真經

ORIENTALIA
CHINESE
V
J550.8
L61

1

V
J550.8
L61

道宗六書序

侍御勺溪李公按楚將竣事出笥中所藏書以授不佞顧澤首道德經次先天道德經次關尹子文始經次若莊列若化書皆承翼老氏者咸萃録之摽其指曰道宗六書顧澤因得受而終業焉乃作而言曰傳稱天地之始有大初有大

素有大易大素形而道立大易闢而儒顯故軒轅以前厥宗廣成堯舜代作訓典斯備此語誠然乎哉嘗試論之天地之未判也窈窈冥冥莫得而名冲然至虛茲則大初爾已然有虛然後有樸有樸然後有因故老氏之教欲以合神於虛還俗於樸應事於因雖萬化紛糾要皆本諸自然以歸大素之象此道家之大原而崆峒之所以順風而問也風氣日闢禮俗滋起儒者始以中正之道繩天下取老氏之清靜者稍綢繆約束之使民易循猶之酒醴明水各適其時非若水火之不相入也世儒錮守所學耳食於舊聞至謂刑名清談歸本老氏以

為世大禁今試取老氏書迹申韓王何
向所行事參質互驗較然有辯夫寧獨
罪老氏哉故吾儒之學不能一日廢天
下而酒醴之貴或思明水則道德數千
言其與六經並存有繇也侍御夙敦敏
於學無所不窺而尤好道家書其雅志
恬夷視勢利棼華不惟弗戰其中且將
嗒然忘之按部所至率先簡要而紀度
井然罔有扞越蓋於老氏之道已能冥
會而獨行之非直味其胾臠已也語曰
知其解者旦暮過之公誠其人哉顧不
自有其道而出諸笥藏以示天下誠使
探玄之子得是而諦悟之黜聰去智以
虛合神屏棄華羨返習於樸致柔守雌

以因為用務歸元於大素而不詭其自然則軒轅廣成其所以齋心而告語者其將紹有傳乎如是則公之道其道者尤亡窮已也顧澤不佞於道未足與言然於侍御之教則習聞也庸申於末簡萬曆丙子夏四月既望

賜進士第湖廣按察司副使馬顧澤謹書

道宗六書序

嘗謂老子之學上古之學也大要導人反其天性而與天下共適於無為其為道也以之養身則壽而康以之理物則順而治是以上古之時其民多純一而無偽素朴而自得永壽而不夭何者其道有以致之也自五帝三王而後風氣

日以開人文日以著混沌日以鑿矣是以其民漸矯餙而無實利巧而不慚斲喪而多夭何者亦其道有以致之也蓋上古之人皆安其性命之情後世之人則決其性命之情其效自然無足恠者即以元會運世考之由堯舜之世推而上古蓋已三四萬歲雖洪荒草昧要不過萬餘歲耳其間真性之所涵育淳化之所醞釀二三萬歲乃有堯舜之治由堯舜逮今不過二三千歲而流俗之敝遂至於莫可挽豈非上古之道之治誠有如老子所云者以綱維於其間乎不然何前古耕稼陶漁版築屠釣之夫皆具明良之資而有聖賢之學後世講之

愈明說之愈詳而反不逮之遠也嗚呼論世者亦可以深長思矣是故老子之學孔子猶有取焉而且嘆其猶龍從而問禮信而好古則竊比之先進之從固即反古之意也今其書固在其旨可尋若夫先天之經原本性命之精關尹之言善發老子之蘊譚子之書亦可謂獨得老子之心於千載之下者列莊之言雖時有涉於詭激謬悠然皆祖述老子而或寓言以發其矯世憤俗之意上古聖神賢哲之道術性命道德之微言帝王治化之遺矩亦往往而存竊以爲欲觀古道必徵老子欲知老子則此數家之書不得而廢彼漢用其粗猶足以致

清淨寧一之治養生之學特其一端固未可不採其本而遽以槩其全也予不佞於末世之學無能爲役矧於老子然竊憂聖賢之道日離流俗之敝無已而有慕於反古之學不得已而有取於此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殆先得我心之憂傳曰禮失而求之野然則老子之言不猶愈於野乎爰彙而刻之附以解義目曰道宗六書而序之云爾

萬曆乙亥仲春既望

賜進士第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劍江李栻書

[seal]

道宗六書總目

第一冊
道德眞經義解四卷
第二冊
先天道德經註解五卷
第三冊
文始眞經言外旨三卷
第四冊
沖虛至德眞經解前四卷

第五冊

冲虛至德眞經解後四卷

第六冊

南華眞經義纂上四卷

第七冊

南華眞經義纂中三卷

第八冊

南華眞經義纂下三卷

第九冊

譚子化書六卷

嘉靖庚寅吏部薛公蕙箋老子評集解萬曆丁亥相國沈公一貫箋老子通萬曆庚寅侍郎徐公學謨箋老子解萬曆壬子閏月冷蟾道人生服膺眞經八十有二年矣今病痺杜門日與三公為友神游道德之鄉甚樂也無柰前代下士不知經旨妄訕至道雖聖人受垢忘言竊為不平因作偈曰王秦拘蠹國之賊程朱迂腐老之厄雖非同譸陰移宋末聞道學中興得

刑餘司馬昔何渾老莊傳後繼韓申幸賴薛徐沈
相國共掃烏雲見紅日冷蟾道人好道德三公評
註手不釋太上垂言甚易知深根固蒂精神嗇
康熙癸酉中秋冷蟾道人屬金上震書於樂俗亭

道宗六書總目終

讀老子評

薛蕙

昔司馬談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
物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劉向曰道家者流秉本執要清虛以自守卑弱以
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二子之論可謂善矣惜
乎其猶有所未備耳何者世俗絀老子之學者其
說雖多然大氐以謂棄人事之實獨任虛無而已
斯言也衆皆以為信然而未知其大不然也老子
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是蓋任虛無以應事曷

嘗棄事而獨守其虛無哉然則老子之學非不應事也第其所以御之者在不悖其虛無之本耳予觀老子之指有若此言之著明者然古之名善言老子者未嘗舉以為說以解世俗之惑也豈非不備者哉夫學者之患在於考其文而不通其意今老子之言較然如此而論者之云乃如彼則於考其文者固已疏矣而況其深遠之意乎

昔老子之言以道為至儒學之言以仁義為至儒學之徒老子者此其最先者也竊嘗論之道者無為而自然天之道也仁義者有為而後然人之道也道者太極仁義其陰陽乎陰陽雖大必有始也仁義雖美必有宗也道者無方無體無為無名而無所不為者也仁義者有名有跡各有所宜而不能相為者也至若帝王之治亦有可得而言者三皇無為其民無知無欲其大道之治乎五帝尚德其民慈良而正直其仁義之治乎老子先道德而後仁義意蓋如此韓退之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其小之

也則宜夫老子之書未嘗不以仁義爲美特以爲非美之至耳謂老子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是不知言也或者曰仁義即道也老子外仁義而言道是不識仁義也斯言近之矣而理有未盡何者儒者言仁義即道者以道不越於仁義也老子別仁義於道者以道大於仁義也其所從言者各有謂焉耳故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論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穀梁傳曰仁不勝道自經傳之言仁義往往有文同而意異者當各求其指趣不可以辭害意也至於老子之言亦當因其意而求之豈可一槩以儒者之言哉

自昔之論者曰周之衰而文勝當世之人不知厭其多事而用約以損其過然且騖於淫侈愈益甚焉故老子思以素樸之道而矯之蓋救文者必以質斯孔子從先進之意也予獨以爲不然何以言之夫物生斯有質質也者物之本體也其在於人則誠慤篤實之心是也質具而後有文文也者質之

飾也其在於人則凡文物華采之屬皆是也文質之辯如此故聖人賤文而貴質去彼而取此所爲貴質者取其誠意之不變爾所爲賤文者慮其末流之多僞爾天下之善未有外誠而立天下之惡鮮不由僞而生故醇厚之俗不可少替於國忠信之心不可蹔舍於人廢淫末而反民於樸者明王之治也務觀美而導人於僞者衰世之政也由是言之質也者古今之達道是已聖人將以爲教父豈曰矯時救弊而已哉

管子曰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呂氏春秋曰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矣太史公曰道家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按此並古之至人之遺言三子者去古未遠故能傳道之耳朱子曰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只因來做愚謂

因者循物之理而已不與也斯理也儒者之六經蓋往往言之未可專以爲道家之說也

程子嘗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卻入權詐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程子之言豈可謂其不然然學者務在求是而已理苟未安雖大儒之言固未可盡執以爲是也竊謂此章首明物盛則衰之理次言剛强之不如柔弱末則因戒人之不可用剛也豈誠權詐之術而與二篇之言相反哉夫仁義聖智老子且猶病之況權詐乎按史記陳平本治黃帝老子之術及其封侯嘗自言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由是言之謂老子爲權數之學是親犯其所禁而復爲書以教人必不然矣

程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竊謂老子此言所以究道德之終始而著其厚薄之漸也語其始則一本而已及其終也去本寖遠而爲德寖異

矣豈誠分而爲五而判然不相合哉且老子之言本爲易見其曰禮者忠信之薄謂之薄矣不曰非忠信也前識者道之華謂之華矣不曰非道也是則老子之言不爲不明豈程子偶未之思乎又議者咸曰仁義禮法聖人治天下之具也老子之學廼欲棄仁義絶禮法使其說行天下悪得不亂乎至於後世士果有尚清談而廢實行嗜放達而遺名教天下化之遂以大亂如晉人者是已其禍出於祖述老子之道故也議者之云既不足以知老子之指亦未能盡知晉人之弊也嘗謂晉人本非老子之學其亂天下蓋有故矣夫老子之學所以去仁義絶禮學者而豈徒哉其棄仁義將以宗道德也其絶禮學將以反忠信也如晉人者吾見其棄仁義矣未見其宗道德也吾見其絶禮學矣未見其反忠信也自太康之後訖于江左之亡士大氏務名高溺宴安急權利好聲伎其貪鄙媮薄極矣若夫尚清談嗜放達猶其小者耳晉室之亂凡以此也彼老子之書初曷嘗有是哉老子之言曰

大白若辱務名高乎强行有志溺宴安乎少私寡欲急權利乎不見可欲好聲伎乎若畏四鄰嗜放達乎多言數窮尚清談乎以此觀之則晉人之行其與老子之言不啻若方圓黑白之相反矣安在其祖述老子之道哉嗚呼老子之微言未易言也若其大較則可得而知矣故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故去彼取此今晉人者不惟不能庶幾道德之意跡其行事蓋禮法之士所不屑爲者豈不悖哉是故去薄而取厚者老子之指也去薄而取其至薄者晉人之行也

昔司馬遷作老莊申韓列傳其言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後之學者讀遷之書不詳乃以爲申韓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其亦誤矣夫遷所謂皆原於道德之意者此統論三子而云爾其曰慘礉少恩則專言韓非之弊非謂亦

原於道德之意也至宋蘇子瞻又傳會而爲之說曰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閒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張文潛亦曰無情之至至於無親此刑名之所以用也考亭朱子頗以二子之言爲然且曰太史公將老子與申韓同傳不是强安排源流實是如此噫彼二子文士之言特言之成理則不顧是非之實蓋無足議獨朱子此言苟非一時未定之論

殆亦考之不審矣古者刑名之學雖有宗於黃老者然不過假其一二言之近似若其大體之駁豈眞出於黃老哉且申韓殺人以行法而老子有代大匠斲之喻申韓挾數以御下而老子有以智治國之戒安有道不同如是而謂其源流之同哉然則朱子之言意者以蘇張而誤若蘇張之誤則實遷啓之也予嘗謂後世知尊老子者如遷蓋寡要亦知老子之淺者耳如曰皆原於道德之意斯言亦不能無失若夫以申韓同傳則又失之大者予